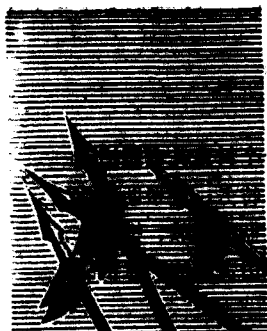


住马河边

...

——



饮马河边

崔 坪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书写解放战争时期，东北一个村庄儿童团活动的故事。儿童团员们认真放哨，消灭特务，还帮助解放军送干粮、领路、掩护伤员。由于他们的勇敢、机智，很好地完成了任务。作品情节生动、语言简洁、风格清新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。

本书在文化大革命前，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，这次收入文库时，作者对该书做了重大修改。

饮 马 河 边

崔 坪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1/4印张 46.00元

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,200册

书号: R10091·745 定价: 0.24元

一 解放军来了

一连全副武装的解放军，在通向大牛村的公路上走着。

夏天的傍晚，刚下过一场雨，鲜艳的虹，从绿葱葱的田野里升起来，直通到天上，真象一座绚丽的天桥。

饮马河沿边，盛开着一片片黄黄的菱角花，刚要落山的红红的太阳，趴在山顶上，弯弯曲曲的河水，静悄悄地流着。

河心漂着一张木排，上边坐着三个孩子，拿着柳条做的鱼竿在钓鱼。

雨后，身上长满金线的、绿线的、白点的青蛙们，趴在菱角叶上，鼓着腮，“咯咯……呱呱……”得意地唱着歌儿，象拉歌比赛会；这帮没唱完，另一帮又接上了，它们越唱越有劲儿，饮马河上全是青蛙的歌声了。

村里的孩子们，象旱天的鸭子见了水一样快活。他们光着脚丫儿，挽着裤腿，兴高采烈地吵嚷着在河边玩：有的和泥盖房子，有的引水堵坝。

一群孩子，光着膀子，站在高陡的河岸边，使劲地撇着土块打青蛙。土块象小炮弹，在河心“扑通扑通”地爆炸了，冒起老高老高的水柱子。

小炮手们越打越高兴，个个小脸累得通红。在“炮火”猛烈地轰击下，青蛙们不叫了，小炮手们拍手欢呼起来：

“胜利了！胜利了！”

“不敢叫了！要叫就再打！”

可是，青蛙们好象宁愿在“炮火”轰击下英勇地战死，也不乐意投降。呆了不一会儿，又“咯咯……呱呱……”叫起来；叫得更凶了，炮手们可火啦！大声地嚷起来：

“听啊！它们又说不投降啦！”

“听听！它们说咱们不敢打它们啦！”

“打！打啊！”

“炮弹”又猛烈地向河里飞去。

突然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一个孩子从陡岸上掉进河

里！河水动荡着，孩子在水里冒了两下头，水面上冒起了一片水泡。

岸上的炮手们立刻停止对青蛙的射击，吓得尖声向木排那边叫起来：

“金海哥！不好了！小三儿掉河里了！”

木排上的三个孩子，忙把鱼竿扔在排上，一齐扎进水里，水面上冒了一阵浪花，不见了。

走在公路上的解放军，听到喊声，马连长和战士张贵，急忙向河岸跑来。跑到岸边，马连长摘下匣枪，刚要往河里跳，却被孩子们拦住：



“叔叔，不要紧啦！”

“金海哥下去就好了！”

“小家伙们快闪开！”马连长说。

河水“哗啦”响了下，孩子们又叫起来：

“金海哥上来啦！上来啦！”

下水的三个小家伙，冒出水来，一个孩子左胳膊夹住小三儿，右胳膊灵活地扒水，迅速地向岸边游来。那两个小家伙一左一右，紧跟在后边。

马连长瞅着那个夹住小三儿在前头凫水的孩子，竖起大拇指，连声地夸奖：

“好啊！这小家伙水性真好！”

孩子们围着马连长愉快地吵嚷开了：

“他是我们大牛村的儿童团长！”

“叔叔，他可能耐啦！他能在饮马河游十个来回！”

马连长又问：

“他叫啥名！”

“金海！”

马连长、张贵和孩子们迎了上去。

金海抱着小三儿上了岸。张贵接过小三儿，放在一块青石板上。马连长摸摸小三儿的胸脯，心还在跳动。金海瞪大眼睛盯住马连长。“叫水呛了，不碍事儿。”马连长轻轻地摆动着小三儿的胳膊，喜爱地瞅瞅金海。

金海浑身湿淋淋的，穿件短袖旧黑布衫，两条胳膊象两根小黑铁棒，小圆脸被太阳晒得黑油油的，瞪着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，瞅着孩子们生气地说：

“这儿水深，不让你们在这儿玩，偏在这儿玩！”

孩子们低着头，都不吱声，揉着手上的泥巴。

马连长又瞅瞅跟金海一齐跳下水去的那两个孩子。蹲在他身边的铁蛋，介绍说：

“叔叔，那个弯弯的黑眉，红红圆脸的，你看，他总是笑咪咪的，一看就招人喜欢吧？他叫石柱。”接着铁蛋放低声音，又介绍说：“叔叔，那一个大眼睛的，你瞧，粗眉毛立起来啦！他叫孟四。他可蝎虎呢！”

“谁让你们上这儿来的？啊！都是哑巴啊！刚才可嗓子叫唤的那股劲儿哪去啦？啊！说呀！”孟四气虎虎的逼近了孩子们。

孩子们呼下子都躲到了金海的背后，害怕地用斜眼瞟着他，对金海说：“不怨我们嘛！我们都站在远远的地方打，小三儿偏要到岸边上去嘛！”

“好金海哥，我们再到这儿来啦。”

“金海哥，别生气了！”

金海冲孟四挤挤眼儿。孟四说：

“一定再不到这儿来啦！”

“再也不来了，一定的！”孩子们说。

“谁再来，我就把他的脑袋拧下来！”孟四又这么加上一句。

小三儿吐了几口水，“哇”地哭出声来：“妈呀！妈呀！”

“小三儿，别害怕，没事了，好了，好了！”马连长擦擦脸上的汗，抱起小三儿，用自己的新白手巾，给小三儿擦干了脸和手，走到金海面前，说：

“你叫金海吗？”

“是，叔叔。”

“十几了？”

“十四了。”

“金海，你是个很好的儿童团长！”

孩子们围住马连长和张贵，不一会儿全熟了。

石柱说：

“叔叔，解放军是到咱们大牛村来的吗？今晚上，到我家去吧，我昨天钓了三条大鲫鱼！都放在水缸里养着呢！去吧！叫我妈妈给你炖鱼吃！”

马连长哈哈笑了：

“小渔夫，就钓了三条鱼够谁吃的啊？”

“叔叔，那三条鲫鱼可大啦，保准够你一个人吃的！”

金海望着开进大牛村的解放军，心里想，这么多解放军，都是全副武装，是路过大牛村呢，还是到大牛村有什么任务？孟四捅捅金海。金海小声问马连长：

“叔叔，这解放军的大部队，上哪儿去的？是到咱们大牛村来的吗？”

马连长亲切地笑着说：“金海，这是军事秘密。懂吗？”

机灵透顶的金海瞅着马连长，军事秘密？啊！他马上明白了，这解放军的大部队到大牛村来，一定是有重要的任务了！

孩子们簇拥着马连长和张贵进了大牛村。

解放军到大牛村来了，孩子们真高兴极了！

天色渐渐的黑了，弯弯的月牙儿，挂在村边的杨树梢上。饮马河上，现在只有青蛙们愉快的歌声了。

二 狼

这是前几天的事儿，这件事传得很快，连离大牛村二三十里地的孩子们都知道了。

金海和村里的九个孩子，给农会里放了五百只羊。附近的山里有狼，为了看好羊，每个孩子放了五十只羊。

早晨，金海赶着五十只羊，来到西山沟的一条清澈的小河汊边。大羊和小羊拥挤着抢水喝。一只雪白的小羊羔儿，挤不上去，仰起小脑袋，撒娇地冲着金海“咩咩”地叫。

“又叫人家挤出来了，你得闯楞点儿啊！”金海抱起小白羊，分开羊群，走到河边蹲下，拍拍小羊的头，“喝吧，喝吧，别猛劲喝，要慢慢地喝！你还小，不知道啥。看清了吗？要记着：喝水，别喝死水。要喝这清清的长流水，懂了吗？”金海正这么对小羊说着，孟四跑来了，大声地喊道：

“金海！快！快点儿！”

金海问道：

“啥事儿？”

孟四紧催着：

“快！有好事儿！”

金海放下小羊，

“到底啥事啊？”

孟四笑着说：

“快点！大伙就等你啦！”

金海奇怪了，他知道自己的好伙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，到底有啥好事呢？金海走出羊群，

“到底有啥事儿？该说了吧！”

孟四没吱声，拉着金海的手就走。

金海生气地说：

“上哪儿去？走了，羊咋办？”

“走吧！走吧！羊在这儿有吃有喝跑不了。”

金海觉得羊在这儿不会出岔子，只好跟孟四走了。

金海和孟四走到一座小土山下，一股馋人的香味迎面扑来。金海本来早晨没吃饭，一闻到香味，肚子咕噜咕噜一阵响，更觉得饿了。

孟四对小土山高声喊道：

“金海哥来了！”

呼下子从小山后跑出来一群儿童团员，都是给农会放羊的。

“金海哥，快来吃好东西吧！”

金海到了小山后，山窝窝里的草地上点着两堆火，火堆上烧着两个大黄泥蛋，从泥蛋烧干了的裂缝里，喷出一股股的香味儿。草地上还摆着三只死水鸭子。

真象吃大席一样，孩子们分好工：有的去找干枝，有的和泥包鸭子，准备架在火上烧。伙伴们快活极了，把放羊的事全忘了。

金海下手帮孟四烧鸭子，心里可也惦着羊，一会儿跑到山顶上望望羊群，羊群还在河汉边，望了两三遍，金海就放心了，再也不看自己的羊群了。孟四在火堆上忙着烧鸭子，得意洋洋地说：

“金海哥，打的鸭子多吧？”

“打得真多！咋打的？”

孟四早就憋不住想讲讲了，好叫大伙看看他的本领。孟四把烧好的一个大黄泥蛋，用两根棍子从火上拨拉出来，摆在一旁，又把新泥蛋放在火上。

“……金海哥，今天早晨，天还黑乎乎的我就到河边来了。我赶着羊群走到芦苇边，我悄悄地把羊群赶开，撅了根粗柳条棍子，偷偷爬进芦苇里，我爬啊爬啊！”孟四两只大眼睛瞪得滚圆，猫下腰，比比划划地说：“我慢慢扒开芦苇，一看，呀！黑黑的一片野鸭子，都趴着睡香觉呢！……”

“有多少？”一个孩子问。

“数不过来！”孟四闭上眼睛，摇摇头，“往少里说，也有几百吧！听着，别打岔，好不好？我乐坏了！我气都不敢喘了，我抓紧棍子，猛地站起来，上前一步，使劲地‘叭叭！’两棍子就打住三个，这帮家伙没等飞起来，我‘叭叭’又两棍子打住两个。”

“你咋知道芦苇里有野鸭子呢？”

“昨天天傍黑，我看见的嘛！”

孟四讲得有声有色，孩子们都听呆了。几个孩子冲着孟四挑起大拇指头说：“孟四哥真行！有两下子！”

一个个烧好的大泥蛋子，摆在草地上，山窝窝里到处都是香味。大伙忙得忘了时间、忘了放的羊。

小家伙们在草地上坐了一圈儿，把盐粒在平平

的石头上压碎。五个鸭子，两个人分一个。孟四把剩下的一个鸭子，放在一旁：

“这个给石柱和铁蛋留着。”

小家伙们轻轻地摔开泥蛋，一股热腾腾的香味喷出来，扒开烧焦了的黑鸭毛，露出油汪汪的粉红的肉。伙伴们欢天喜地地吃着这鲜美的野鸭儿……

突然，金海放下没有吃完的鸭子站起来，仔细地听着。一阵凄惨的惊慌的叫声，从远远的地方传来。

“金海哥，……羊……”

金海慌了，孩子们全慌了，扔下没吃完的鸭子，都向自己的羊群奔去了。

金海拚命地跑着，跑到河汊边一看，羊群不见啦！金海在河汊边跑来跑去地找，可是羊群找不到了。

在远远的山头上，石柱和铁蛋正招手向他喊：

“金海哥，快来啊！羊在——这儿！”

金海飞快地奔去，他在一座小山下看见自己的羊群啦。绵羊们紧紧挤在一起，老羊和小羊仰着头，“咩咩”惊恐地叫着，向他围上来，金海知道事儿不好了！

金海一瞅自己的羊群，那只雪白的小羊羔儿不见啦，他一下子急出了汗。

石柱悄悄地说：

“金海哥，你的小羊叫狼吃了。”

“狼吃了！在哪吃的？”

“西山沟。”

金海、石柱、铁蛋跑到西山沟。金海看见自己的小羊啦；草地上只剩下一堆骨头、一滩血和一个小羊的头了。

金海慢慢把小羊头拿起来，小羊头还温温的呢，小羊瞪着一动不动的灰色眼睛，好象在埋怨他说：为啥不好好看守我呢？

金海呆呆地盯住小羊头，咋办呢？晚上咋赶着羊去见农会主席张大叔呢？

伙伴们围住金海，咋办呢？孟四站在金海背后，觉着对不住自己的好伙伴。

天都黑了，圆圆的月亮升上来。金海坐在河边，大羊和小羊好象知道自己的小主人不回家的心事，都静静地趴在金海的四周。

伙伴们把羊送回了家，又都回来，围着金海想办法。大伙实在想不出办法了。儿童团放的羊，

不到一个月叫狼吃掉两只。

金海坐在石头上，腿上放着小羊头，一声不吱。他清楚地记起，头一次儿童团放的羊叫狼吃掉的时候，张大叔向伙伴们说的话：

“羊是咱全村乡亲们的胜利果实。地主搜刮咱千百年啦，咱现在才夺回了这点，要好好地看羊啊！要好好地给乡亲们看羊啊！”

就连自己放的羊，都叫狼吃了，还咋和张大叔说呢？

农会主席张大叔走到他跟前了，他都不知道。孟四站在金海身后，悄悄地用指头捅他一下，他才猛地抬起头，站起来。大羊和小羊都爬起来，紧紧地靠住金海。

张大叔知道金海的小羊叫狼吃了，故意地问：

“金海，你的羊，为啥还不送回去？”

“大叔，我的小羊叫狼吃了。”金海把小羊头递给张大叔看。

“在哪儿吃的？”

“西山沟。”

“又在西山沟！羊咋到那里去了？”

金海低下头没吱声，孩子们也都低下了头。